

1901年,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华工,以“丁龙,一个中国人”的落款向位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(以下简称“哥大”)捐赠1.2万美元。丁龙的捐款推动创设了美国最早的汉学教席之一,意在聘请精通汉学的杰出学者到哥大开展研究教学,传播中国文化。丁龙汉学教席的设立,也成为哥大东亚语言与文化系(以下简称“东亚系”)的发端。

1.2万美元,足以支撑一名华工在美国生活30余年。这位捐赠者的中文姓名不为人所知,只留下“丁龙”(Dean Lung)的音译。当时的中国境内,八国联军的铁蹄刚踏过紫禁城的汉白玉阶,大洋彼岸的《排华法案》在美国施行多年……丁龙到底是谁?他何以能在山河破碎、同胞蒙羞的至暗时刻,推动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?

初 探

百余年来,关于丁龙的探寻从未止步。1902年,德裔美籍汉学家夏德被聘为首任丁龙汉学教席,丁龙的善举即在美国引发持续关注;20世纪中叶,寿景伟、蒋梦麟、钱穆等文化界人士陆续用文字传播丁龙的故事;进入21世纪,保罗·安德尔夫妇、王海龙等中外学者深耕史料考辨,力求拼合其生平图景。

20多年前,哥大东亚系教授保罗·安德尔和妻子米娅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。他们挖掘出一批一手史料,基本构建起丁龙形象及其在美30余年生活轨迹:丁龙生于1857年,约1874年前往美国谋生,1890年前后成为美国企业家卡朋蒂埃随从,并以“伙伴”身份登记在1900年卡朋蒂埃户内人口普查中。1905年6月,丁龙归国,此后音讯成谜。

2016年起,在纪录片《寻找失踪103年的“丁龙”》(拍摄于2009年)启发下,我邀约几位学者,在中美两国史料之间接力探寻丁龙的线索。很快,我们发现重要信息:卡朋蒂埃曾向广州岭南大学捐赠,并在信中提到自己的广东台山籍厨师“马吉姆(Ma Jim)”。鉴于当时国人往往与同乡同族一起出洋,我们推断丁龙很可能也是广东华侨。

这一发现令我心潮涌动。当时我正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公益慈善研究团队工作,尤为关注中国本土公益概念的生发及其在岭南地区的实践。彼时初兴的“公益”,更多指向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振兴,具体实践体现在多个维度:推动政治革新,着力民智启迪,从列强手中收回铁路、矿业等重要利权。丁龙所处的年代恰是中国慈善事业迈向现代化之时,即公益实践不再局限宗族、乡里或同业之间,开始关注国家公共福祉,面向更广泛的人群。

丁龙于异国捐赠教席之举鲜明区别于侨胞捐资宗族义庄、修葺乡塾的乡土情怀。捐款信中“一个中国人”的自署如黄钟撞破晨雾,铿锵激荡着国家和民族意识。这看似个体的义举与宏大的国家慈善事业转型同频共振。当青年志士在国内用宣讲会、戏曲改良、识字运动等方式推动启蒙,令民众逐渐洞见天下大势时,丁龙捐赠汉学教席的公益实践,恰如这场启迪民智运动的跨洋回响。

丁龙汉学教席不仅开美国高校系统性汉学研究之先河,更因随后卡朋蒂埃的追加捐赠与来自清政府的典籍馈赠,为哥大东亚图书馆奠定百余万册藏书的根基。哥大东亚系由此就贯通古典与当代的研究脉络,令西方社会走进中华



文明的无穷景深。

百余年间,哥大东亚系逐渐发展为美国汉学研究重镇,涌现大批汉学专家,不断吸引中国学者前去深造、访问或任教。丁龙汉学教席设立至今,共有6人先后获聘,如今它已更名为丁龙中国研究教席,仍是该系深具荣誉的学术职位之一。

浮 现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关于丁龙本人的史料研究未有太多进展。我们决定转换角度,将阅读方向从晚清慈善的转型理论拓展至海外华侨华人的生活日常。在《遇见黄东:18—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》一书中,我读到这样一句话:“小人物如何能在历史上登台亮相呢?也许得先有大人物提携,或至少得与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相关。”

卡朋蒂埃的面容电光石火般跃入脑海。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,也是哥大校董之一,晚年曾为犹太人争取哥大校



董席位,并推动哥大法学院招收女性学生,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他与丁龙之间超越国别与阶层的深厚情谊:

在卡朋蒂埃心中,丁龙是“伙伴”而非一般“仆役”;在支持设立丁龙汉学教席的信中,卡朋蒂埃以当时鲜见的理性写下“与中国成为密邻的命运即将清晰可辨”,而太平洋也将因之而在“更为广阔的意义”上成为一个中美之海;在丁龙善款捐出后,卡朋蒂埃坚持将汉学教席冠以丁龙之名,并在排华浪潮中多次对丁龙汉学教席追加捐赠,总额超过20万美元,同时向校方强调“不必提及我的名字”……

伴随研究不断深入,我们发现,卡朋蒂埃对中国人的好感与关切已从丁龙扩展至旅美华人群体;1906年,时任哥大校长尼古拉斯·布特致信卡朋蒂埃,专门告知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中华人的具体状况,足见其深谙卡朋蒂埃对华人的特别挂怀。

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提及,布特曾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表达肯定。在卡朋蒂埃的社交圈里,知华友华者远非布特一人:接收丁龙捐款的前任哥大校长赛斯·洛、中央太平洋铁路“四巨头”之一的查尔斯·克洛克也曾与华人深度交往,被他们在铁路工地、商栈码头的勤勉忠厚所折服。这份由衷钦佩,不仅与卡朋蒂埃对丁龙“正直温和、恪尽职守”的品性观察契合,更与启蒙时代西方对“道德中国”的想象共振,在少数清醒的有识之士间形成难能可贵的积极中国观。当《排华法案》令污名化华人的声浪席卷北美,正是这份沉淀的文化共鸣,为丁龙的善举铺就一方抵制偏见的土壤。

回 响

2020年初,同样关注丁龙多年的南非华侨陈家基辗转与我联系,希望从“马吉姆”的故乡台山入手,共同寻找丁龙。我想到旅美华侨伍盘照是台山人,他在美国创办的中文日报《中西日报》颇有影响力,曾将“Dean Lung”译为“进隆”,便提议以“马进隆”或“马隆进”大胆一试。

惊喜随之而来。2020年4月,陈家基在台山找到一位名为马万昌、别名进隆的晚清华侨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马万昌后人珍藏着两封卡朋蒂埃的亲笔信。在一封1907年寄出的信件中,卡朋蒂埃提到自己是在晚年定居的小镇高尔威修建了一条道路,并以丁龙命名。信中以“亲爱的丁龙”相称,真挚的思念和问候跨越浩瀚的太平洋,抵达友人案头:“3英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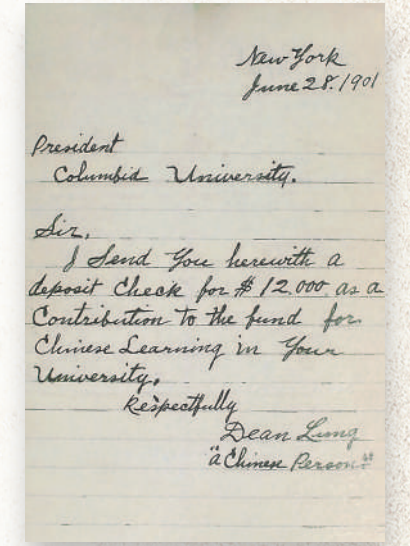
的丁龙路是公认的全县最好的路,希望你能再来看看它……尽量再来看我一次吧。”

至此,丁龙的真实身份拨云见日。我们得以完整勾勒丁龙的人生轨迹,尤其是他归国后积极入股,支持家乡“不招洋股、不借洋款、不用洋工”的新宁铁路建设之举,既与卡朋蒂埃投资美国铁路遥相呼应,也践行了彼时中国“公益”的要义之一:挽回铁路利权。

此刻,丁龙的爱国心志与卡朋蒂埃的文明理念已难分畛域。两种文明及其公益精神的内核在互鉴中完成了双向滋养,亦彼此成就,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“丁龙之路”?它既铺就了近代中美民间对话的实践道路,更以跨越时空的力量连接当下与未来。

2025年11月,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研讨会“亚洲慈善峰会:当今世界公益的机遇与挑战”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举行。前往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专程参访哥大东亚系,追溯丁龙公益史迹,用学术溯源的方式加强人文交流,让这场跨越世纪的文明对话产生新的回响。

(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)



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:

谨此奉上1.2万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汉学研究基金的捐款。

丁龙,一个中国人

纽约,1901年6月28日”

动植物的栖息家园;曼加尔达斯加萨斯动植物园里,火烈鸟、白鹭、鸕鶿等鸟类与游客和谐共存……巴西旅游部工作人员说,贝伦正努力发展生态旅游,力求将自然、文化与传统融于一城。

贝伦是座念旧的城市,城中百年历史的剧院、广场和教堂皆是见证。当历史建筑无法满足时代需要,该何去何从?贝伦的答案并非推倒重建,而是改造翻新。

维欧佩索市场北侧,建于100多年前的贝伦港如今是旅游文化综合体,旧港的3座旧仓库改建为商场、博物馆和剧院,是民众闲暇小聚的首选。1911年落成的圣布拉斯市场见证了贝伦的橡胶热潮,它因气候大会焕然一新,在保留原有建筑元素的同时添加新的功能区,迎来更多游客。新近翻修落成的新码头公园已是城市地标,曾经污水横流的运河区如今成为休闲设施应有尽有的美丽公园。夜幕降临,阵雨洗去白日燥热,市民们在高架桥的人行通道驻足,与亮起灯光的拿破仑圣母像合影留念,也记录下贝伦新旧交融的美。

夜晚的贝伦充满活力。小朋友们在喷水柱下欢笑穿梭,人们聚集在街边摊位购买烧烤、爆米花等小吃。最常听到“爱情草莓”的叫卖声,这是巴西风靡一时的甜品——草莓裹上巧克力和焦糖,味道甜,寓意更甜。我走在贝伦街头,融入人群,在美食的香甜气息中缓步而行。各国食物、自然与人类,历史与当下,皆融合于此。这,才是贝伦最动人的底色。

来自喜马拉雅山的盐礼

徐 荣

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(以下简称“进博会”)巴基斯坦国家馆的一角,喜马拉雅粉盐灯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关注。粉盐灯,顾名思义,就是把大块粉色岩盐雕琢成台灯造型。透过灯光,粉盐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,蕴含着天然与浪漫,也见证了喜马拉雅山的沧海桑田与南亚次大陆的历史烟云。

悠久的盐岭历史

制造粉盐灯的粉盐来自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的克乌拉盐矿,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盐矿。

克乌拉盐矿位于巴基斯坦盐岭山脉,是喜马拉雅山系的余脉。几亿年前,盐岭还是一片海洋,后来海水蒸发,留下矿物盐沉积物。之后,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持续碰撞、挤压,在喜马拉雅山南缘形成了这条绵延约300公里的狭长山脉,储存了巨量的岩盐。

岩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,呈现深浅不一的粉色。根据考古发现,盐岭地区早就有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存在的遗迹。当地人或许很早就开始利用这种神奇的粉盐。

公元前4世纪,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决定远征印度。传说大军行至旁遮普地区,战马纷纷停下脚步开始舔舐地上的粉色“石头”。士兵们出于好奇尝了尝味道,发现这些粉色的“石头”竟然是盐。这是盐岭的盐矿第一次被外部世界所了解,此后,希腊人将这种粉色的盐称作“印度盐”。

据西方历史记述,在盐岭东侧,亚历山大大军队遭遇了旁遮普国王波罗斯率领的大规模战象部队。两军在杰赫勒姆河对峙激战,最终亚历山大取得了胜利,但波罗斯的顽强赢得了尊重。亚历山大封他为当地总督,继续管理这片土地。

实际上,这场著名的战役发生在盐岭南侧并非偶然。作为南亚重要的地理分隔线之一,盐岭北侧是博德瓦尔高原,南侧是肥沃的旁遮普平原,海拔从500米骤升至几十米。这里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又靠近水源,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,备受历代统治者重视。

盐岭也是从南亚西北侧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必经之路,它地处南亚交通的十字路口,在历代商旅往来中留下了许多故事与传说。

这里有著名印度教圣地卡塔斯·拉吉。圣地内的一泓清泉喷涌千年,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,每年有印度教徒前来参拜。印度教宣称这泓清泉是湿婆神流下的眼泪所化,然而现代考古学发现,更早之前这里曾是早期佛教圣地。19世纪锡克帝国强盛时期,这里被赐予锡克大将哈里·辛格·纳尔瓦,他巧妙借用地势和泉水,修建了一座精巧秀美的别墅。

这里还有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罗赫达斯要塞。16世纪,为了抵御外敌,印度苏尔王朝皇帝舍尔·沙花费巨资,在山势陡峭处修建了这座恢宏的城堡。然而舍尔·沙死后,王国却因内乱崩溃,罗赫达斯要塞未经战乱便易主,见证了莫卧儿王朝的崛起。

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盐的存在也让这里成为非常重要的聚落和贸易节点。盐是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,从贵霜王朝到德里苏丹国,

走出矿洞不远,就能看到粉盐堆场。大块粉盐矿石采出后,首先经过人工筛选。优质透亮的浅粉色盐块被选出,其中大块留作基材雕刻粉盐灯,小块经过清洗烘干后进一步碾碎,作为食用粉盐销售,其余盐块则作为工业用盐或牲畜舔盐销售。

出圈的粉盐文化

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,粉盐以多种形式远销世界各地,因独特的文化附加值为当地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。

近年来,当地商家尝试将粉盐制成西餐常用的高级餐桌盐,独特的粉色和喜马拉雅山的自然、健康概念结合,得到西方消费者的喜爱。在互联网时代,一些餐厅为吸引关注,定制了粉盐切割而成的岩板,用来盛放特色食材。通过互联网传播,粉盐成了西餐桌上的独特装饰,越来越出圈。

进博会上,粉盐以盐灯、浴盐、盐砖的面貌出现,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。粉盐灯作为家中摆件和氛围灯具,也可配合香氛精油使用。一些汗蒸馆则选择用粉盐砖垒砌造景,为空间营造出独特的南亚风情。

从巴基斯坦的山间小镇,到进博会的大舞台,喜马拉雅粉盐带着山野的清新,受到热爱自然的人们追捧。它很简单,就是餐桌上最日常的佐料;它也很不简单,是喜马拉雅山沧海桑田、海陆变迁留给人类珍贵的礼物。



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克乌拉盐矿中的矿道。 徐 荣摄

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:rmrbgj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:蔡华伟